

依安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依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1988年8月

序 言

人民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担负着近代、现代史料的征集和整理任务，对促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生动、真实资料，更好地鼓舞人民和教育后代，都具有重大深远意义。政协依安县文史资料工作，遵循这一指导思想，由于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关怀，并得到有关部门和谙熟依安历史的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于1985年出版了一、二辑文史资料，现在《依安文史资料》第三辑又出版了。

自1986年以来，政协依安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集稿件四十余篇，达三十余万字。经过精选、核实、整理了二十四篇，八万字，汇集成以反映我县解放战争时期为主的“三亲”史料。它生动、翔实地记述我县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剿匪、建政、支前、土改、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和建设文教卫生等史实，充分说明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它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了解家乡，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沿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建设家乡，将会起到重要的教育作用。

《依安文史资料》的编写人员，在征集、编写本资料过程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把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改革开放，促进民族团结和祖国

统一作为文史资料编辑工作的方向，着力反映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力求使人们从这些翔实的史料中得到启迪，以史为鉴，以古察今，推动我县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在此，谨向为《依安文史资料》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和奉献的编写人员，致以谢意。

孙光忠

1988年8月1日

依安文史资料 第三辑 目录

- 1 “依安县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
成立的前后 贾鸿阁 (1)
- 2 高丕功遇害记 高景林 (5)
- 3 鏖龙沟的战斗
——军火列车保卫战 郭维城 (10)
- 4 尚其悦在依安 张振芝 (17)
- 5 我被“挺进军”抓民伕的回忆 陈伯卿 (24)
- 6 英雄夺泰安 邢 魁 (28)
- 7 回忆领路的人们 张振芝 (37)
- 8 我对依安土地改革的粗浅回忆 包德邻 (48)
- 9 余歼土匪“君合”绺子 包德邻 (54)
- 10 吉星岗的歼匪记 徐永恒 (58)
- 11 依安“地下军”的覆灭 张振芝、高寿利 (60)
- 12 回忆依安担架队在前方 关廷玉 (65)
- 13 解放初期依安纺织业的崛起
及其历史作用 陈伯卿 (69)
- 14 曾昭敏政委为商店起名 张旭东 (73)
- 15 依安教育的春天
——对解放初期依安教育的回忆 张 羽 (74)
- 16 解放初期我在第一小学的教学生活 王文超 (83)
- 17 老司令员回忆陈殿芳
——访王明贵同志纪实 张振芝 (87)
- 18 回忆陈殿芳营救十五名干部的经过 陈 阵 (91)

19 “孟常村”名的由来吕品生 (96)

20 “四烈村”名的由来孟宪章 (99)

21 抗日联军火烧冷家店伪警察所臧雪斌 (102)

22 日伪统治依安时期的“建国神社” ...**张星** (106)

23 日本侵略者给我留下的伤痕尹玉堂 (110)

24 泰安锦和盛药店简史张羽 (112)

“依安县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 成立的前后

贾 鸿 阁

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各地相继成立了“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以下简称维持会），依安县也没例外，同样成立了这个组织。“八·一五”前我在伪县公署实业科农业股任农业技士，依安县维持会成立后也给我挂了个头衔，任实业处垦务课课长。维持会成立的前前后后就我所知，做以介绍。

1945年8月15日下午上班后，我见到在伪县公署工作的日本人，有的三俩窃窃私语，有的掩面哭泣，以前的精神派头完全一扫而光。午间收听日本投降的广播者除日本人外没有通知我们听，加之是用日语广播的，所以直接听到、听懂者寥寥无几。但从表现来看，可以得知日本侵略者的灭亡时间已经降临了。通过互相询问，直到晚间才得到比较准确的消息，得知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铁拳的打击下，日本侵略者已经屈膝投降了，人们都在奔走相告、欢腾喜悦之中。

8月20日由原伪县长、新就任的“依安县治安维持委员会”委员长施永珍召集原伪县公署的职员在礼堂开会，讲了维持会的成立，说明了它的宗旨、机构设置、以及对工作的要求等等。会后经过了解，知道了依安维持会的筹备和组建过程

是这样的：

依安的伪县长施永珍、伪警务科长王象贤不知他们接受哪来的命令，在8月16日午后会同伪行政科长傅坤元、伪总务科文书股长王彭龄四人齐到泰安街（今依安镇）南街路西的恒兴顺商号客房里开了筹备依安县地方维持会的秘密会。他们研究了维持会的宗旨、机构、组成人员以及工作任务等主要内容，会上责令王彭龄草拟维持会简章、刻制钤记，秘密通知各商号做中国国旗等。在这之前由警务科、警察署收缴了日本人警察的武器，日本人副县长也被缴械。从此，日本侵略者被赶下了统治依安人民的政治舞台。

8月18日由施永珍主持在原县公署礼堂召开了地方官绅会议，宣布伪县公署撤销，公布和通过了《依安县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简章》，通过了37人的委员名单，讨论和通过施永珍为维持会委员长，原工商会长吴启元、伪警务科长王象贤为维持会副委员长，自此依安地方维持会正式成立。19日通告了群众，全城工商业各户悬挂中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贴出大红字对联，有的写着“拨乌云、解枷锁、见晴天……”等，人们欢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个维持会的机构设七个处，23个课。总务处内设庶务、文书、会计三课，处长是原总务科文书股长王彭龄担任；内务处设行政、交通、卫生、教育、社会、户籍六课，处长是原伪行政科长傅坤元担任；公安处设警务、保安、司法、监督四课，处长由王象贤兼任；实业处设农业、畜产、经济、垦务四课，处长为原伪实业科长李毓芬担任；财务处设征收、理财两课，处长为原伪财务科长吴承大担任；宣传处设宣传、情报两课，处长为原伪总务科庶务股长郁荫槐担任；地政处设地政、登录两课，处长为原伪地政科长刘钦一

担任。

维持会是地方临时性的行政机构，在全县人民爱国热情的激励和客观形势的驱使下，也做了必做的工作，如组建公安队收缴日本开拓团枪支及剿匪，迎接和招待苏军，保卫金融和企业单位，修复城南大桥等，当时治安尚好，工商还能营业，学生仍然上学。但维持会毕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机关，在简章中写着“本委员会以维持本县地方治安和民生安全为宗旨”，委员是“由各机关首领及地方士绅充之”。就其机构来看纯属伪县公署的改头换貌，领导成员更是换汤不换药的旧班底重演。加上受日伪反动宣传的毒害，盲目正统观念较深，所以在领导层和一些职员怀着“暂维持现状，等中央（指国民党）接收”是当时的主要思想倾向。其中有些人怀着机会主义思想说“时势造英雄”，想积极找机会钻上去，获得高官厚禄，以便光宗耀祖，富贵荣华。但形势一变，维持会就不维持了。

9月份依安出现了国民党专员办事处，他们在暗中把黑手伸向机关、学校，进行反动宣传，建立反动组织。特别是北安、克山等地被共产党接收之后，反共宣传更加嚣张起来，维持会内部也就开始了骚乱。11月份苏军撤走，维持会的领导层矛盾突出了，一方面以白星魁（伪泰安街长）为首主张坚决反对共产党的接收，暗中投向国民党、挺进军头子尚其悦，准备坚守泰安；另一方面以公安大队长高丕功为首准备迎接共产党。施永珍、王象贤也都各有各的倾向。不久高丕功被杀害，白星魁改编公安大队为挺进军的骑兵团，孙藻庆又挂上挺进第一军第七旅的牌子，开始封官、招兵，维持会的一分部职员也就跑去“当官”了。12月尚其悦来依安自称东北挺进军第一军军长，封了王象贤为挺进第一军依安警

备区司令，施永珍被撤了委员长的职又挨了罚。维持会形成了名存实亡，挺进军操纵了一切大权。

泰安镇乌烟瘴气，挺进军匪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明抢暗夺，竟闹得商店停业、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全城猪鸡吃光，粮草断绝。维持会的职员有的随着王象贤去当“官”，有的生活无法维持而远投亲友，既鄙视那些挺进军匪徒又无处可投者，只剩我们为数不多的二三十人，忍饥受冻挨在家里，期待着我军的解放。维持会就是这样的解体了，从成立到解体只不过四个月左右。

（张振芝整理）

高丕功遇害记

高景林

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依安县“治安维持委员会”成立了公安大队，高丕功为大队长。大队部设在伪满青年训练所内（今第一小学），下设三个中队，九个小队，共120余人。这个大队武器装备较好，给养充足，承担保卫县内火车站、粮仓、城镇四门等重地的任务，也负责维持交通要道和全县治安工作。

日寇投降后不久，乡村土匪枪劫骚扰，群众受到了威胁。高丕功曾两次率队到通宽（今上游）、三兴镇一带剿匪，打跑了在依安县境内骚扰的“扫北”、“新中华”匪帮。此时，县城内也出现了国民党秘密建立反动组织的活动，特别是11月中旬苏联红军撤走后，便转向公开。在其反动头目尚其悦的遥控指挥下，由国民党员孙藻庆和曾任伪满警察署长、伪泰安街长的白星魁（外号白大胡子）加紧搞建军活动，抵制人民政权的建立，准备迎接国民党的接收。

公安大队长高丕功，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本人是行伍出身，1897年生人，他身材魁梧，枪法很准，曾当过旧军官，担任过伪满警察署长、村长等职务。1939年抗日联军打入依安县冷家店时高丕功被俘，抗联率队的领导人王钧同志曾对他进行过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这以后一直表现很好。祖国光复后，任黑龙江省红军副司令员的王钧同志来依安，与治安

维持会的头目谈判接收依安时，高丕功参加了会见，并在暗中接受了王钧同志“保护派来的工作组”的委托，做了不少工作。

我当时是高丕功大队长的警卫员。一天我看见一名“和尚”在大队长家里谈话，走后我问大队长那“和尚”是哪来的？他说：“齐齐哈尔来的，是我的朋友。”我猜得出，这位“和尚”实际上是化装而来的我方地下工作人员。李春生（李忠林）是王钧同志派来的工作组副组长，与高丕功取得了联系。公安大队二中队队长肖汉卿是反动分子白星魁的腿子，他产生了怀疑，在一个夜晚将李春生抓到公安大队部，进行审讯，准备扣押，李春生与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高丕功斥责了肖汉卿，放行了李春生，使他安全脱险。

由于高丕功倾向共产党，与八路军有联系，遭到了白星魁、孙藻庆的怀恨和暗算，他们向其主子尚其悦报告了高的情况。在尚的受意下，一场谋杀高丕功的事件终于发生了。

1945年11月25日（星期日）上午九时许，高丕功接到维持会委员长施永珍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去白大胡子家开会，说有要事相商。高丕功令我同去。我带上“九九式”小马枪一同出发了。高丕功穿一身黄军装，披着黄呢子面裆狸大衣，带着一支匣子枪，走在前面，走出大队部后，边走边回头，似乎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将要发生。

公安大队距离白大胡子家不到半里路，走几分钟就到了，刚走到大门外边，我就发现房门斗两边设两个岗哨，手持长枪，横眉立目，这种情况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我说：

“大队长，情况不好，要多注意！”他说：“没关系，不够一扒拉火的。”

我们进屋后，高丕功被让到东屋去了。我在外屋靠房门

面向西屋站着，这屋约有20人，都气势汹汹的，有的将双手插在裤兜里来回走动，有的手持双枪监视我的行动，有的背着手把枪插在腰间张着机头……。在东屋里能看到的有维持会委员长施水珍（原伪县长）、副委员长王象贤（原伪警务科长）、白星魁，还有拜泉县伪县长王忠义等人。我正在紧张地思索如何对付这个场面时，突然从东屋里传出了地板响声和人的吵嚷声，接着“乓”的一声枪响。我感到情况不好，踢开房门就往院里跑，谁知从屋里跑出十几个土匪和外边隐蔽的土匪把我层层围住，夺去了我的枪，扒了我的衣服、帽子和鞋，只给留下衬衣衬裤，扔给我一双开了后堵的旧皮鞋，把双手绑起来押在白家小仓房里，由两名土匪看着我。其中一个大个子，长瓜脸，长着两道恶眉，用枪口对着我说：“打虎不死，反来伤人，等一会就枪毙了你！”我这时心里也没了底。在冰天雪地的严冬季节里，我没有棉衣蹲在冷冰冰的仓房里，一个劲打哆嗦。只听见从屋里传出吆喝声：“快、快、快来几个人把他抬出去！”这时我断定高大队长注定是被枪杀了。不多时，就听到大队部方向传来几声枪响。又过了一会儿，只见大队副王金城和他的警卫员于连海、大队副梁栋臣、小队长夏连财都被绑来了，然后把我和他们一起，用三辆马车，拉到当时的公安局，带上了脚镣押进了监狱。我从同伴嘴里得知，肖汉卿确实是白大胡子的奸细，是他出卖了公安大队。

我在关押中被提审过一次，他们问我：“高丕功都接触过哪些人？都谈论过什么事？”我说：“高丕功接触的人多了，我都不认识，交谈的什么事，我都不知道。”他们没问出口供，又把我关进了监狱。

1945年12月31日，由王钧同志担任总指挥率领解放依安

的大军，一举消灭了这个反革命集团——挺进军第一军，枪毙了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白大胡子，为高丕功报了仇，把我也从监狱里解放了出来。

高丕功逝世40多年了，他身在逆境中能够报受共产党的指教，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为我党我军做了大量有益的事，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张振芝等整理）

整理者附记：

上文整理后，我访问了王钧和李春生（李忠林）同志，现将有关史料附录于后。

1939年冬王钧同志率抗联一支队伍进入依安，火烧了冷家店（今新兴乡）伪警察所后迅速转移。次日黄昏在行军中路遇高丕功并将他俘虏。高丕功以敬畏的目光望着王钧同志，毫不隐讳地说出了自己是县伪警务科保安股长。王钧同志说：“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只要爱国就好，要危害老百姓，早晚和你算帐！”高一再赞誉抗日联军打日本的爱国主义行为，保证报受教育，不危害群众，还要把手枪交给抗联。王钧说：“留下手枪你不好交差，我们不能收！”看高的态度诚恳，然后把他放行了。高丕功连连表示：“抗联有事找我，我一定帮忙。”

1945年“八·一五”后，高丕功任依安县地方维持会的公安大队长。王钧同志两次来依安时高丕功都参加了接待。初冬王钧同志从北安来密信召见高，高立即前往。王钧同志向他讲明了国共两党的本质，说明国民党要来夺取抗战胜利果实，还会有第二次解放。王钧同志问高丕功：“国民党来了你咋办？”高答：“跟着红军打游击去！”王钧同志第一次

向依安派工作组，因受国民党的阻挠而调走，想第二次派工作组来依安作接收准备，让高丕功给予保护，高丕功欣然接受任务。

王钧同志派李春生同志来依安作接收准备，竟被反动分子白星魁的亲信、公安大队中队长肖汉卿逮捕，准备扣押。李春生同志与肖展开了斗争。高丕功将李春生放行。李春生对访问者说：“不让高丕功，我就葬在依安了。”

鳌龙沟的战斗

——军火列车保卫战

郭维城

1945年的严冬时节，在齐北铁路线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一列由北安向齐齐哈尔运送军火的装甲列车被“国民党光复军”颠覆，护路军战士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击，粉碎了敌人抢劫枪支弹药的阴谋，完整地保护了这批武器。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嫩江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人民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开始了新的生活。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向东北大举进犯，并派遣“接收大员”、特务，收编日伪军警宪特，扩充势力，打着“东北先遣军”、“国民党光复军”的旗号，四处袭扰，妄图从人民手中夺去政权。

在这种严重的局势面前，迫切需要壮大人民的武装力量来实行自卫。为了解决武器装备，上级决定从黑龙江军区调拨给嫩江军区和齐齐哈尔铁路护路军两千枝枪，两百箱子弹。经过嫩江省委、省军区和齐铁护路军司令部共同研究，决定由铁路护路军承担领取押运枪支弹药的任务。

此时的齐北线“光复军”、匪特活动猖獗，列车往返都要穿过他们盘踞的泰安，因此，由我和尹诗炎同志亲自带队。当时我担任齐齐哈尔铁路局局长，护路军司令员，尹诗

炎同志是副司令员。我召集随行的领导骨干研究了路情、敌情，制定了行动计划，向参加押运的干部、战士作了动员，要求大家沿途提高警惕，克服困难，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坚决完成任务。

12月14日下午3点，全副武装的三个连从齐齐哈尔登上装甲列车出发了。为了便于组织指挥，几位领导干部分散到各车厢里，副司令员尹诗炎和教导员郭金玉带二连在第一辆装甲车里。这个连建队时间比较长，有较丰富的战斗经验，武器装备也比较好。我和王天铎（延安党校干部）带第一连在第二辆装甲车里，团长饶民孚和政委张兴带三连在客车车厢里，列车后面还挂有四节篷车和守车。为配合这次行动，嫩江省军区作战科长姚玉亭、护路军科长滕仁友和一名俄语翻译姜桐也同车前往。

装甲列车以40公里的时速前进着。当开到宁年（富裕）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再向前行驶就要到泰安（依安）站了。泰安县城距泰安火车站五里远，城内盘踞着“光复军”尚其悦匪部。为了防备这里的敌人，车上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滕科长、姜翻译也与驻泰安车站的苏联红军军事代表取得了联系，并叫司机以最快的速度开出泰安，以防匪徒的袭扰。

大约晚上八点多钟，在夜幕的笼罩下，装甲列车开进了泰安站。几名战士跳下列车在站台上警戒，机车在快速清炉、上煤，装甲车炮塔不停转动着，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战斗。紧张一阵子后，列车从泰安站开出。出站不远，突然从路北县城方向打来几枪，司机开大汽门，加快速度，顺利地离开了泰安站向北安方向开去。

然而，这次行动却被敌人知道了。就在调配车辆的时

候，潜伏我铁路局工务处任处长的国民党分子林风生，借职务之便获取了情报。他立即暗中通过同党关系，叫工务段长刘之祥派出王良栋专程去泰安站，给那里的工务段长肖明声送去一封密信。这封信马上就转到泰安的光复军旅长孙藻庆手里。孙藻庆接到情报后，立即召集了刘汉、王洪和张参谋长等心腹密谋了劫持军火的勾当。12月14日晚，代理站长赵广信（国民党员）顶班，大约晚七点，截听了齐齐哈尔铁路局调度室与北安站联系列车运行的电话，赵得知了这趟列车返回的准确时间后，又让站内的张显仪用车站电话直接报告给匪首孙藻庆。

15日下午一时，匪首孙藻庆指派张致祥等人在列车到来之前，在鳌龙沟子拆断铁轨并设下伏兵。

鳌龙沟子地处古城、泰东150公里界碑处，地形复杂，杂草丛生，有许多砂坑便于藏身，而且又离泰安城较近。狡猾的敌人选择了这个由北向南是上坡的地段截击。他们还在泰安站至新屯间119公里处也拆断了一处路轨，以阻隔劫车后齐齐哈尔方面可能派出的救援部队。

列车于15日早晨开进了北安站。我见到了黑龙江省省委书记王鹤寿、省主席陈大凡和省军区司令员叶长庚等同志，简单交谈之后，便迅速组织随行人员到仓库领取枪支弹药，很快装进了列车的篷车。下午六点钟，列车就由北安站徐徐开出。

当晚九点多钟，列车行驶到古城至泰东间鳌龙沟子150公里处的高填方路基的弯道地段。突然，车身剧烈地震动摇晃之后停住了。第一节车和二连乘坐的第一辆装甲车翻倒在路基下面的雪地上，我乘坐的第二辆装甲车也已倾斜并与后面客车、篷车脱钩。霎时间，子弹象雨点似的朝车上打来。